

閩
小
紀





關 小 紀

(說鈴之一)

周亮工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閩 小 紀
說 鈴 之 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周 亮 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大

閩小紀上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彝光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曾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卽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人望遠，蕩子

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久。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鰲。誣此貞禽矣。鰲負雌以遊。人呼曰鰲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魚魷嬌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嫋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魷嬌一種大異。魚魷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魷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直。日作莖花一綻。卽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甫勻枕痕。又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儷此。則若名姝旣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彝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豔。予偶得此種。驕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廩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噤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蜃。如洞庭君。壁青天飛去時。携之江南。環觀橋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爛。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卽此膚理。便是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朵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蠕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尙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蜆人索之。梅花厂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蜆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爲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然。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於此。側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鏑鐔。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潛生黥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異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謂撰時揆日。畫基所向。鑿址所立。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於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杗。螭輒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俱記時日。與所費工貲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尙復侈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輿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爲公祠。予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宦其地者。類使人揚碑。郡人憚遠途。又索者多。乃別爲木本以應。泉州僞塌。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蝨新話云。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又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搜剔太些。然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云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鞠者非。

蝗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予初意蝗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蝗。疊疊細如蟻蝨。蓋閩人培水田種蝗。盜者洩水。則蝗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蝗苗。失蔬圃。異事的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書。吳文中落筆。卽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憩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爲懷嘆。

閩茶

武彝、芳巖、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旣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洗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卽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亦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剏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彝。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彝。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而甚豔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茶園在武彝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彝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若干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真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鷺。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真味盡失。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嘗住劣巖。自爲剪焙。遂欲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況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沆濯盥盞之需。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彝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

閩人以粗糞膽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天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余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揭數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富沙陷後。碧豎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彝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麴。郊垌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大。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合釀。入夏不壞。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晝復曬之。味嚴冽。縱量大者。飲不過五斤。

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又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沽人一壺。取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

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卽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國人讀醅爲妹作去音。

短白卽延平之酒水。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呼爲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鬻之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爲冠。味沉厚。蜜醅醢。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所監麴種。值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雖炎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釀之。夏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詹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檀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爲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味甘冽故又名錦江沁液以酒釀酒曰雙夾樵川人多製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酌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墨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如荔枝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山棗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曰橘酒飲有餘香。

菴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酒。則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薏苡。則又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蟹不秦郵。然種種咸備。使醢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釀糟無法。腥鹹相角。土人所珍。蠶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龍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尙其嫵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卽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善接者。鋸木之半。取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卽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尙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箸。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屑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穠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

穠荔

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貲。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穠。有穠花者。穠孕者。穠青者。樹主與穠者。情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穠家囑少。

荔歇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圍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輒作濫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卽歲實。

亦卽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顏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困關以上無荔

閩困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卽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終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閩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蠹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禳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伺之。勿飽鼠雀。吏顰蹙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匿笑。

磽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磽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磽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煙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爲予言。連江鐵髯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翻力倦。則擲置海而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爲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爲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邱坑口。撥土一寸許。卽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爲敵所破。當卽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革僭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卽令暫規數枝未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豔異常予常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卽不生虎林一郡間只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閩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盛傳閩中俱那衛卽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有卽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尙蒂實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晶丸較諸荔枝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卽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燔故名焦核外

人誤作焦集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番民。于酒不解碧霞。于海錯不解鱉。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插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龜

漳州孫孺理爲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蠕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尙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乎。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卽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罽也。

李麒